

第一章 平白撿來的人生

西城門到點開了，開的是平常供百姓進出的小門，同時九重城裡的鼓樓也響起鼓聲，需要上朝的官員或騎馬，或乘轎，往皇宮而去。

城門口的門衛隨之換班。

平安坊石燈街的餛飩攤依舊風雨無阻的出攤，裊裊的煙霧蒸騰出勾人食慾，攏著袖子經過的行人也免不了多嗅了那麼幾下。

除了這個，還有人家清洗夜壺的尿騷味、主婦們起炭爐準備早飯的炭煙味，嬰孩哭啼，各種味道聲音，交織著晨光，在初秋坊市之間，揭開底層百姓生活的序幕。幾個負責清掃街道、城門口的漢子在每天掃街的活兒結束後，照例掀簾子進尤三娘這間熱食攤子，流過汗後，一大碗暖肚的熱湯配著香滑的肉餛飩，這是窮苦人的早飯，一大碗肉餛飩，可抵半天的飽。

尤三娘的攤子不起眼，生意卻是不惡，一碗兩文銅錢的餛飩，個頭大肉餡多，管夠又管飽，可也因為這樣，賺的錢只夠糊口，要說剩餘，還真的沒有。

往常攤子上就她一個人忙活，從餡料到包餛飩，入鍋和盛碗端送，結帳收拾到清洗全部的雜什器具，都靠她一雙手。

不過，這情況自從多了個幫手，價錢也為之調整到一碗四文銅錢，那生進二十四氣餛飩甚至要價一碗一貫錢，還限量，這生意就明顯有了改觀。

基本上物價上漲，客群不是會為之流失？

然而尤三娘起先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。

「吳大叔，這是你要的潑辣大餛飩，不用我多介紹，泡菜就在你右手邊的小罈子裡，吃多少都免費，花椒醬、榨菜隨便加也沒問題，你慢用啊！」一把可以稱得上是天籟的嗓音響起，背影纖細的女子正將熱騰騰的大碗公往挑擔子粗漢坐的桌上放。

她黑潤的烏髮全數盤起，以琥珀色的玳瑁簪子固定，但鬢角和後腦的散髮少量的梳下來，回過頭來，一張白瓷臉兒，琥珀色眼眸，溫潤如琉璃，看似不到二十歲的年紀，下頷線條完美無瑕，最令人驚豔的是那唇形如此美麗，不管是輕啟唇齒還是沉默無語，彷彿都在訴說著河岸邊蓮花盛放、水聲婉轉的故事。

這樣一個清麗女子，只要看見的人莫不多瞧上幾眼，遺憾的是，她單薄的身下使的是一架木製輪椅。

也就是說她是個癱子。

不過你如果想同情她就省省吧，她雖然行動不便，以輪椅代步，卻將輪椅使得行動自如，即使攤子的空間稱不上充裕，也能動作俐落，盡量不讓客人多等片刻，常常讓人以為那輪椅只是她懶得走路用來偷懶的工具罷了。

在她以為，讓客人多等片刻，餛飩糊了就難入口了。

而所謂的潑辣大餛飩是摻有大量的番椒、辣子、黔椒等的調醬餛飩，潑辣勁一入喉就想噴火，在這秋老虎肆虐的仲秋不止令人開胃，每飯非辣不可的嗜辣客人，莫不吃就上癮，再佐以特製的爽脆免費泡菜，大受那些打零工的漢子歡迎。

光膀子、坦胸露背，在西城這種多胡人和底層百姓生活的地方不足為奇，說到底，這裡就是個比較有國際色彩的地方，男女大防也不像前朝那麼嚴謹。

「妳這臭丫頭也不給老娘消停點，才利索點的身子是可以這麼折騰的嗎？」尤三娘的尤姓是娘家姓，閨名很聳動，叫傾城——誰家父母會沒事把女兒取了這麼個令人遐想的名兒，顯然是被驢踢了，尤其三娘長得五大三粗，一張國字臉和傾城傾國完全搭不上關係，但換個角度想，父母給她這樣的名字無非是希望她去到哪都受人疼寵，可惜的是，丈夫病歿後，她就被夫家以無出為由趕了出來，不過才三十出頭歲，眼尾已經夾著風霜。

生計艱難，一個女子在這樣的年頭自食其力，再強悍又談何容易。

她看似忙碌，眼睛卻沒從姜凌波的身上離開過，就像護犧的母獸。

「尤姊，人家不是小丫頭，我已經是大娘子了。」姜凌波言笑晏晏，討好著說道，順手將木製漆盤歸置回去。

「在我面前喊老，早得很。」尤三娘沒好氣的將餛飩下進滾沸的水，一邊惡狠狠的瞪她，拿著笊籬的手就想往她敲去，半途卻是收了手。

當初救了昏迷的她，人醒了，自己是誰，有哪些親人，許親了沒，多少年紀都一問三不知，茫茫的一張白紙，對這丫頭來說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？

她不護著點，誰能護她？

這段時日，姜凌波早看出來尤三娘就是隻紙老虎，兇巴巴的神情底下是滿滿的關懷，怕她疼，怕她累，怕她有個什麼不好，比血脈相連的親人還像親人。

「人家實話實說也捱罵？」

「貧嘴！」

「嘿嘿，其實，妹妹我每天能吃三碗飯，沒什麼不好的，要細究也就兩腿不聽使喚罷了。我常聽老人說，人吶，十全十美反而不好，容易遭天妒，有些缺憾或許是好事，再說了，我養病養著養著都快養成了豬，妳不讓我動動手腳舒展舒展，難道要看著我發霉不成。」她學著老人的腔調，還摸了摸看不見的鬍子。

尤三娘被她氣樂了，回眸看著浮起來的蝦仁餛飩，低聲嘀咕著。「就妳藉口多……」西城的人都知道她尤三娘不是個好相與的人，誰敢佔她一個寡婦的便宜，她就跟誰拚命！女子嘛，不就是被禮教和規矩挾制著，這不許，那不准，倘若來了個連死都不怕的，男人反而不敢去試探她的底線，這也就是為什麼她的餛飩攤子能在複雜的西城做起來的原因之一。

她的惡臉對付那些二賴子向來管用得很，可回過頭來又看見姜凌波那寫著「我知道妳在關心我」的小臉蛋，凌厲的面貌就有些擰不住了。

「我臉上有蟲啊，妳這丫頭看什麼看？」澆上一湯匙香蒜酥，大功告成。

「看尤姊漂亮咩！」她消遣她。

「油腔滑調的臭丫頭！」叩，餛飩熱騰騰的扣上大碗，「愛做就讓妳做個夠，我懶得理妳，收攤要是敢喊腰酸背痛，看我理不理妳？！」

姜凌波嘴角含笑，「知道了，第三桌是吧？」

尤三娘嗔瞪。

兩人說說笑笑，憑藉這些日子磨練出來的默契，順利的送走一撥撥客人，直到午後二刻。

只是，開店做生意，什麼客人都有，就像這個，吃完就想拍拍屁股離開，根本就是吃霸王餐的潑皮。

一個大男人佔她們這賺辛苦錢的女人便宜，臉皮也太厚了！

只見姜凌波輪椅俐落迴旋，越過那人，恰好擋住去路，笑咪咪的說道：「多謝這位郎君惠顧，總共一貫四錢。」

「爺今天不方便，記帳上。」他背著手，衣著一般般，小豆眼冷瞪，一副姜凌波不知進退的樣子。

「小本生意，恕不賒帳。」她笑意不變。

「爺說記帳上，妳耳聾了嗎？爺真不給，妳待如何？」斯文人的架子有些端不住了，說變臉就變臉，那股裝出來的書香氣一下瓦解成了狗臭屁。

「來小店吃東西的客人要一個個都賒帳，我和家姊豈不是要喝西北風去了？」

「關爺屁事！」他嗤鼻。也不去打聽打聽他胡四是什麼人，他招搖西城，想吃就吃，想拿就拿，橫著螃蟹腿兒走路的，這個女人向天借膽敢伸手向他要錢？想吃他的老拳嗎？

「莫非郎君想見官？」姜凌波那大珠滾小珠的清脆聲音低了兩分，眼神清冷。

幾個散客見胡四露出猙獰面孔，倒也不是那麼擔心，來這裡吃白食，唉，欺凌弱小叫什麼大丈夫？再說也不打探打探尤三娘是好惹的嗎？

看著那漢子握起的老拳，姜凌波眼皮也沒多眨一下，反倒是尤三娘叉著腰，從下方拿起擀麵棍，在手心裡掂了掂分量，心想著，最後到底是誰吃虧還不知道呢。姜凌波道：「小女子的拳頭是沒有郎君的大，不過有理走遍天下，無理寸步難行，各位在座的郎君們，這位爺吃的是小店要價一貫錢的生進二十四氣餛飩，你知道那二十四顆餛飩可是選用海參、鯀魚、鮮貝、香菇，以及各種時令鮮蔬二十四種餡料，絕不重複包製而成，還有其他飯菜，收你一貫錢還是看在你是第一次來光顧的客人分上，你剛才吃得大聲叫好，小女子這話不假吧。」

這廝是豬八戒吃人參果，囫圇吞棗，不知貴賤，想擦嘴就跑，沒門。

「老子就是存心來吃白食的，妳又能怎樣？莫非小娘子看上爺了，捨不得爺走，或者想嚐嚐爺身上的肉是何種滋味？」他猥瑣的眼泛起淫光，「要不就讓爺今兒個見識見識妳伺候人的手段？」

見他一臉淫邪，尤三娘早氣得鼻孔生煙，姜凌波卻不動如山，眉毛也沒多蹙一下，看起來仍是一團和氣。「看起來我是對牛彈琴了。」真真浪費她的口水。「好吧，沒錢，我能理解，不過，你吃了我家餛飩是事實，總得留下什麼來抵債才是。」

「抵債？有本事妳來拿啊，否則爺一腳踹翻了妳這癱子！」他流裡流氣的嘴臉逼到姜凌波面前，妄想以男人的身材壓迫她，手甚至輕浮的就往她的臉摸去。

尋常女子對於男人的拳頭總存有莫名的畏懼，因為體型，因為力氣，女子少有抵得過男人的。

眼看姜凌波就吃虧，尤三娘看不下去了，登時就要撲過去，這作死的混帳！

不過事情並沒有像眾人預料般的發生，反倒是那二賴子殺豬似的喊叫起來——「哎呦喂啊我的娘……這是什麼……有鬼……」胡四突然仰天栽倒，額頭磕到桌腳不提，腰身竟是陣陣酸麻，想翻身起來，還是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，躺直直四腳朝天，了不起摔個屁股開花，後腦撞個包也就了事了，可他這一翻身，手勉力一撐，掉下席位前的台階，前額撞上了階梯的尖角，不僅磕出了腫包還出血了，而手臂因為撐的位置不對，甚至脫臼了。

顧客們一個個跳起來，順道撈起各自的湯碗，有多遠躲多遠，要不小心砸了，豈不可惜。

「吃東西不給錢，此風不可長，你最好記吃也記打，否則下回讓姑奶奶碰見，你說要怎麼收拾你？是捏斷你的腿還是截了你的胳膊？」一嘴的口臭，簡直是挑戰她忍耐的極限。

胡四痛得悶哼，哆嗦個不停，有苦說不出，他這不是折了胳膊，腳踝也隱隱作痛，哪用得著等下回？

他這是夜路走多了碰見夜叉，這女人從頭到尾笑咪咪的，像朵軟弱的小白花，太可惡了……哎喲……為什麼他全身酸麻，又軟又癢，就像有上萬隻的螞蟻在啃咬著……他疼得遍地翻滾，口裡喊著見鬼了，慘叫聲傳出去好遠……

「真是討厭，光天化日的喊什麼鬼？」姜凌波嘟囔著，眼睜睜的瞅著那歪瓜裂棗連滾帶爬離開餛飩攤子。

她嬌俏的唇微微翹起，剩餘的幾個客人都恍惚了，只覺得好邪門，這娘子五官合在一塊明明只是清秀，怎麼啟唇一笑，竟有絕豔之姿？

肯定是他們辣子吃太多，辣得眼花了。

「驚擾了諸位叔伯，真是抱歉，盡管來添湯，不收費。」姜凌波笑得燦若星辰，把事情圓過去了。

尤三娘一指戳到姜凌波潔白的額頭。「妳這丫頭，不是告訴過妳遇到這種混混我來就好，妳出了頭，可名聲呢？妳可還沒嫁人，要是壞了名聲可怎麼辦？」

「不怎麼辦，我臉皮厚著，不在乎旁人如何評價。」既然拋頭露面做生意，難道要扭扭捏捏，當自己是紙糊的，一碰就壞？那不如待在閨中當縮頭烏龜過日子就好了，什麼名聲閨譽，她才不鑽那種牛角尖，折磨自己的神經。

尤三娘為她理了理鬢邊碎髮，嘆息。「我的名聲早汙了，不在乎多添一椿，可妳，往後不許這樣了。」

姜凌波聽了很是為替她心疼。

她知道古代社會女子地位低下，年輕的婦人別說拋頭露面了，出外擺攤更會遭人詬病非難，但貧苦人家哪顧得上這些，不出來想法子賺錢，難道等著餓死？

她不是土生土長的古代人，而是從自由奔放的二十一世紀而來，對她來說，女子獨立自主不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是值得讚許鼓勵的。

「說吧，妳使了什麼門道把那渾人嚇走的？」

尤三娘也是好奇，她自從救了姜凌波後就覺得這丫頭有股說不出的厲害，譬如她身下那架輪椅，是她自己繪了圖紙讓木匠造的，木匠後來甚至希望能買下圖紙，生產賺錢。

再說店裡的菜譜，那辣到沒天理的潑辣餛飩、花樣繁多的二十四種餡料餛飩和改成大骨加白蝦熬煮的餛飩湯，簡直供不應求，以往她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能掙口飯吃就覺得很了不起了，哪敢想盈餘？如今卻每天能賣出上萬顆的餛飩，填飽肚子已經不成問題。

再譬如出手懲治那想白吃白喝的混帳，又譬如這會子她明明在笑著，卻眼神犀利，給人不是一般人的感覺，還有，她個性豁達，被指指點點也依舊過得瀟灑灑。

這般不扭捏作態的坦然自若，比起硬是讓世俗給磨破皮、強自撐起來的她要強悍多了。

「妳說那個奧客嗎？他自己要跌倒，不關我的事。」她一推六二五。人嘛，就兩隻腳，重心不穩，跌跤摔倒也是常有的事。

這些日子沒少從她嘴裡聽到一些聞所未聞的名詞，尤三娘已經從開始的一頭霧水到逐漸能琢磨出幾分意思來，漸漸還覺得有趣。

這樣渾身上下都充斥著讓人驚喜的丫頭，大概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第二個了。

「是是是，頭重腳輕的人多了去，對吧！」尤三娘好笑的附和，卻聽到姜凌波愉悅的笑聲。

「哎呀，我的好姊姊，人家不過很客氣的點了他的腰眼穴，讓他腰部酸軟，半身受影響，動作不靈，幾個時辰，過了就沒事了。」她是真的客氣，只輕輕拂了下，沒下重手，不然傷及內部，那混混可不只受這點折磨。要知道腰後兩旁是腎臟所在，腰前上部，右肝臟，左胃臟，都是人體要害，那廝不是什麼大奸大惡之輩，稍微懲處便算了事。

她自小練跆拳道和詠春，師父是父親從南洋重金禮聘來的老師父，他老人家與眾不同，打一照面便要她把人體周身三十六死穴給認全，再談其他，態度嚴格，她動不動就挨藤條。

她可是姜氏造船的獨生女，爸媽的掌上明珠，她都不知道老爸是發哪門子瘋，非要把嬌滴滴的女生練成筋肉女超人？能看嗎？

直到後來不斷發生的大小意外和綁架事件，她才明白老爸的惡夢就是怕她有個萬一，他早把她當成了事業接班人，她要有個不測，姜家傳了兩代的王國就會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。

什麼後繼無人，明明她的上面還有兩個兄長。

她才不管什麼有沒有天分這種說詞，她有一技之長，有能力過好自己的日子，何必為了那所謂的家產和哥哥們撕破臉？

是的，她老爸就是那種事業版圖做的大，女人也多的那種男人，只是不論在外面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能進家門的也就那一個。

那女人進姜家門的理由很冠冕堂皇，人家的肚子揣著種，老媽不答應讓老爸把人帶進門又能怎辦？

原先老媽是死也不肯答應丈夫把小三扶正，不過，她上頭還有個不時把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掛在嘴邊、把香火看得比什麼都重的婆婆，老人家都點了頭，老媽就算哭死了也沒用，明明她肚子裡也懷著孩子啊！

只是母親懷孕十六週時，照的超音波很「殘忍」的判別她肚子裡的胎兒是個女娃，就是她這片瓦，祖母的好臉色就收回了。

不得不說小三爭氣，趾高氣昂的有好心情，又被如珠如寶的伺候，心情愉悅之餘，兩個頭好壯壯的雙胞胎男嬰便順利的哇哇落地。

至於她那心情鬱卒、又氣又怨的老媽，整個懷孕期間就是艱苦的安胎過程，更悲摧的是，她老媽明明懷孕在先，卻一生生了兩天還生不下來，又堅持不肯剖腹——老公的愛已經不多了，再在肚皮捱那一刀，不就更沒看頭了——所以，這一拖延，她便從長女成了幺妹。

幺妹就幺妹，對她沒什麼影響，長大後，除了家裡那點破事，她過得順風順水，二十幾年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日子美得很。

唯一困擾她的就是作為家族繼承人的問題。

老實說，她對老爸的事業壓根不感興趣，你想嘛，她一個青春年華的小姐，有份得心應手的工作，工作之餘邀幾個好友喝杯小酒，有了假便出國到處旅遊，增長見聞，偶而還有小小豔遇促進荷爾蒙提昇，誰要沒日沒夜的把青春時光耗在造船廠上，一天到晚和那些開口閉口就是電力、船體和管路，一問別的就三不知的高級工程師攬和？

可哪裡知道一場一百四十英呎的豪華旗艦遊艇試航意外，她一條小命就這樣掛了！

那爆炸是人為的意外，爆炸之前的十分鐘她接到警訊，原來是有人要她死。只是遲了。

她以為這種狗血情節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，毫無戒心防備的被兩個哥哥聯手害了。

她想不到，是因為那兩位哥哥表面上對她真的很過得去。

可嘆人心叵測，壞人臉上是不會寫字的，可惜她明白的太晚。

她放心不下的只有老媽，她走了，希望老媽別太難過的好……

按宗教因果來說，不是說人死如燈滅，若要還魂轉，海底撈明月？

她以為自己死透、氣絕了，結果醒來變成了受到不明原因重創，遭尤三娘搭救的女子。

她活了過來，又重來一遍……也換了時空。

沒錯，她是個穿越的主。

病癒後的這身軀，美中不足的留下雙腿不聽使喚的毛病，請來的郎中都說她運氣好，胸骨和腿骨都斷了，加上寒邪入體，拖延太久還能撿回一條小命已是老天爺開恩。

這軀體的原主還真命運多舛，不過她姜凌波天性樂觀，向來抱持著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在過日子，雖然憑空得來的身軀不盡人意，可她從來沒想過要因為缺陷變成陰暗晦澀的人，本來就是撿人家的皮囊來用，本來就是白白得來的一生，珍惜已經來不及，還糾結煩惱什麼？

她想得很開。

抱持著希望，加上尤三娘這好一段時日的幫助，白天在攤子上打下手，晚上回到租賃的小院，日子雖然平淡，卻安穩靜好，換了張面目的姜凌波，如果非要在這皇權至上的天昊皇朝過下去，如此這般也沒什麼不好。

這皇朝好似是從盛唐後分歧出來的世界，並不是她所知五千年歷史文明裡的任何一個朝代。

借她人的軀殼重生的她，一個壓根沒聽過的皇朝，這樣虛幻的朝代、虛幻的穿越，就當自己是紅樓夢裡的賈寶玉，夢裡走一趟太虛幻境罷了。

因為尤三娘是她來到天昊皇朝第一個認識的人，從感情上來說，她心存感恩，一個願意對自己付出真心的人，比什麼都難得。

「妳懂武藝？知穴道？」尤三娘擺起架勢，併起雙指，好似話本裡那高來高去，隨便一指就能定人生死的女俠。

「姊姊說笑呢，不過就些防身的要領，上不了檯面的。」

今天算她運氣好，碰到的是胡四那樣騙吃騙喝的混帳，要是哪天遇見真的有本事的人，她可是沒辦法的。

病癒後她曾在院子裡試著伸展拳腳比劃，招式看起來漂亮，但打出去的拳力道卻稍嫌不足，她明白這個身子在重創後氣血內息都差，強求不來，只能多多鍛鍊，看看日積月累下來，身體會不會恢復到一定的水準之上。

總的來說，來日方長，她相信只要有心就能把以前輕盈柔韌的身體鍛鍊回來。

「說的也是，欸，不管這個了，咱們收拾收拾回家吃午飯了。」

「不說還好，妳這一說我還真的餓了。」姜凌波摸摸平坦的肚子。

第二章 循著味道找娘親

「涼！」

濃濃的鼻音，軟軟的嫩腔，剛開始，忙著洗刷收拾善後的姊妹倆都沒發現。

「涼……」這回拉長了聲音，不依了，撒嬌委屈可憐的味道更重。

「呦，誰家的小糰子？挺眼生的。」尤三娘抬起了頭。

隨著尤三娘的聲音姜凌波也瞧了過去，好個精緻孩童，小豆丁的個子，圓滾滾的小臉蛋，小胳膊，小短腿，頭戴風帽，腳踩虎頭鞋，上衣下褲，頸項帶著一圈寶石瓔珞長命鎖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

不到三歲的孩童癟著嘴，口齒不清的朝姜凌波撲了過來，「涼，妳壞，都不理善兒了……」

這鬧的是哪一齣？姜凌波怕他跌跤，下意識的放下手中的物什，將他接住，這手都還沒擦呢。

「涼，妳不回家，是因為善兒不乖嗎？」小子老實了一瞬間。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，可含淚晶亮的眼裡都是孺慕之情。

那感情麼看也不像假的。

「我不是你娘，你認錯人了。」飯可以亂吃，兒子哪能亂認，這可是要負責任的。沒想到這下捅了馬蜂窩，小豆苗哇地開了水閘門似的放聲大哭，兩泡眼淚啪答啪答的和鼻涕齊流。

姜凌波求助的看著尤三娘，這種年紀的娃兒，她完全沒轍啊！

她徒勞無功的喊著「不哭不哭，隨便哭哭的人是小狗」，哪曉得完全沒用，小豆丁將鼻涕糊了她兩手。

以前他只要這麼嚎著，娘不都會趕緊將他抱在懷裡哄嗎？可是這回怎麼一直坐在椅子裡動也不動？

這下他心中更覺委屈，這是真的傷心了。

姜凌波只覺兩耳嗡嗡作響，傷害這樣純潔天真的孩子實在罪大惡極，心下一軟，從懷裡拖出自己的帕子，將帕子對折成三角形，又捲成長條，三兩下折成一隻兔子，最後修飾了長長的耳朵，衝著小傢伙晃了晃。

小豆丁淚眼矇矓的看著新鮮，伸手過來拿，然後忘形的一手拿著兔子，手腳並用爬上她腿，一屁股坐下，低頭玩了起來。

「哎，妳的腿……」尤三娘大驚失色。

「不礙事。」小豆丁身上帶著淡淡的奶香，雖然兩腿覺得有些吃重，但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。

況且，她不討厭這個小包子，尤其他眨巴著水潤潤的大眼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就讓人忍不住想對他好。

許是嫌店裡的人不夠多，門外輕飄飄的又跨進來一人。

他悶不吭聲的站定，完全無須適應店內的光線，目光掠過小豆丁、姜凌波的輪椅，便鎖在姜凌波的臉上不動了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姜凌波無所謂的別開眼睛。

可看在尤三娘眼裡就不是那麼回事了，他的出現宛如在白紙上染上一抹濃墨豔彩，簡陋的小店都整個為之豐富了起來。

什麼叫蓬蓽生輝，這就是啊！她完全不敢直視對方，這根本是貴人才有的龐大氣場！

小豆丁的小臉凍結了，像耗子見到貓，低眉順眼的從姜凌波膝頭下來，怯怯的躲到輪椅後方，小胖手捏緊了兔子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

那青年氣質如蓮，眼眉聰慧，額前還有道美人尖，可細看那細長的眸子像一泓冰湖，淡淡的光澤看似無害，實則讓人心中發寒，至於兩道眉，宛如兩把劍懸在那，加上身材高大，體型雖然偏瘦，看起來卻越發顯得肩寬腿長，穿著件雪白胭脂圓領直裾長袍，烏黑的髮高束起在纏金絲銀線襍頭裡，露出長年養尊處優的白皙臉龐。

這般雅白的人物一身矜貴，偏生氣勢強大，那種由內而外的威儀令人望而卻步。這等人物不是該站在高處指點江山嗎？即便沒那魄力，或是臥看閒雲，或是笑看江山，怎麼會來到這裡？

「朱紫薇。」他的聲音低沉溫和，如低音和弦。

白瓷臉兒，不染半點胭脂，琥珀色眼眸，杏眼幽深，髮間的飾物就一根玳瑁簪子，白衫淡綠裙兒，天然去雕飾，清水出芙蓉，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風貌，一時間他細長優雅的眸子閃過像被雷擊後極其複雜的情感，但轉瞬即掩去。

小店裡鴉雀無聲。

尤三娘和姜凌波心中不約而同浮起「他喊的是誰」這疑問。

天十三負手而立，因為沒有得到回應，微微睜起了眼。

「不知這位郎君喚的是何人？這裡沒有郎君所謂的朱娘子，郎君可能認錯人了。」人家眼睜睜看的是她那妹子，說的是誰不言可喻了，她這身為人家阿姊的怎能不出面緩頰一下。

「哼，認錯？她就算化成灰，本……爺也認得。」

這話兒怎麼聽起來還含著恨意？

尤三娘有些僵了，但仍硬著頭皮開口，「說來這孩子也是天可憐見的，在鬼門關轉了一圈，兇險的活過來，卻忘了很多事情，問她親人家事，什麼都不記得了，其實要小婦人說，不管這孩子是不是記得前塵都是小問題，畢竟能活著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嗎，這就該知足了。」

天十三的臉開始結冰。

尤三娘這會兒連手都不知道要擺哪了。幹麼，她說錯了什麼嗎？

這位郎君通身氣派、貴不可言，她只能不停的朝姜凌波遞眼色，希望這尊瘟神能趕緊送走就趕緊……

這市井婦人的話他壓根不信，他要自己確認。

「朱紫薇妳不認得本郎君了？」他的聲音已經由試探中帶了些許警告意味，那幽深冷黑的眼尤其令人發怵。

姜凌波繼續三緘其口，她又不是那個什麼朱娘子，幹麼應他？

「涼，乾爹這是喊妳呢，妳怎麼不應他？」連善兒都感受到了天十三可怕的冷氣團，那眼神像隻被遺棄的小狗，不知該何去何從。

這包子開口閉口喊她娘，卻喊男人乾爹，莫非孩子的娘親和他真是舊人？

不過這男人，端著腔，拿著勢是想做什麼？嚇唬孩子嗎？也不瞧瞧那孩子被他嚇成什麼樣子了。

姜凌波不高興了，決定澈底漠視他。

她把小包子招到跟前，摸摸他的頭，「你娘和姨長得一個樣？」

把那「姨」字堅決推出腦海，他水潤潤的眼裡有了茫然，「善兒不知道，可是涼有涼的味道。」

小包子循著味道找娘親，這是小狗找肉包子才會有的舉動啊。「善兒的娘也坐輪椅？」

小糴子也才幾歲大，哪記得這許多，回不了姜凌波的問話，咬著唇，掙扎了下，驀地，嘩——兩串眼淚刷地滑下來，他扳著輪椅的扶手哀哀痛哭了，「善兒要涼。」

他一嗓子嚎出來，那悲切的哭聲實在讓人不忍，姜凌波抬眼望去，一個兩個三個，全是責難的眼神。

這關我什麼事？我只是就事論事而已！

「妳的心腸竟變得冷硬至此，妳說妳不叫朱紫薇，這會叫什麼？」天十三卻不打算放過她，咄咄逼人得很。

「女子閨名哪能輕易示人，郎君逾越了，還有在問人名字之前不是該先報上自己的姓名？」她應付一個包子已經夠手忙腳亂的了，他就別來摻和了，哪邊涼快哪邊去！

只是這一大一小這麼堅定的認定她是他們在找的人，更無言的是這身子還跟某個男人滾過床單生了娃……這位姑娘啊，妳的人際關係是有多複雜？

天十三看她替陸善抹淚的動作溫柔又細緻，小小的臉蛋上充滿莫可奈何，眼角餘光再掠過她遮蓋在薄毯下的腿，那口橫堵在胸口許久不順的氣忽然就沒那麼強硬了。

是的，那市井婦人說對了一件事，她至少活了過來，還有什麼比這件事還要重要！他尋了矮凳落坐，抬眼是牆上的菜牌子。

「妳愛叫什麼就叫什麼，不過上門是客，生進二十四氣餽餉嗎？去做一份上來本……爺嚐嚐。」

「郎君，小店……」尤三娘還是沒能得到貴人施捨一眼，聲音也越發的軟弱無力。拜託，誰來聽聽她的話，好歹她是店家……小店打烊了啊，明日請早不行嗎？

「……小婦人來就是了，拌料都還有，郎君請稍候。」好吧、好吧，息事寧人是開門做生意的規則，和氣生財。

然而讓她心中淚流滿面，目中無人的主卻開口了——

「誰讓妳自作主張的，她去。」

被訓斥了，尤三娘僵在那，看著天十三恍若來自幽冥的眼神。

她自作主張、她自作主張……尤三娘十分氣悶，忍字頭上一把刀，今日時運不好，一個兩個都是來找碴的。

姜凌波瞧見尤三娘跳動的眼瞼和捏起的拳頭，知道這是她暴走的前兆，不禁嘆了口氣道：「我來吧。」

指使她，行，避其鋒芒，卸其銳氣便是，她好女不與男鬥。

這是獨門獨戶的院子，就一進。

一個身穿灰色襦裙的十七歲小姑娘慌張的在門口處眺望，許是見到尤三娘推著姜凌波的輪椅，飛奔過來很順手的接替了尤三娘。「娘子，今兒個怎麼這麼遲？」

「等很久了？怎麼過來了，家裡不也許多活要做？」

這丫頭叫彌兒，是房東的長女，尤三娘檢到姜凌波那會子除了要照看不醒人事的病人，店門也不能不開，一堆活兒加上屋裡奄奄一息的病人，蠟燭兩頭燒的厲害，房東看在眼裡，徵得尤三娘同意，說好以一天十個銅板的錢讓女兒來幫忙，一來二去的，姜凌波清醒後竟和她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。

後來，姜凌波身子越來越好，彌兒只要得空仍會拿個針線筐過來串門子，要是兩人忙不過來，也會幫忙她們拾掇家務，燒水、煮頓飯啊什麼的，只不過回去少不了要捱頓房東太太的罵。

「我娘今日燒了一鍋梅乾扣肉，讓我端一碗過來，我等了又等，都過飯點了，就是不見大娘子領著小娘子歸家，心裡可急了。」她身量不高，但眉清目秀，一笑，一個小梨渦就在臉上閃來閃去，甜蜜得很。

「就客人多了些。」囉唆了些，要求多了些。

這一囉唆，耽擱了她們的午飯和休憩時間，實在太沒禮貌了！

彌兒有些不解，怎麼小娘子語氣裡有點埋怨客人多了的嫌疑？開門做生意不是來客越多越好？

再看兩人面上都有疲色，難道今天客人多到難以負荷？早就說她們該再請個幫手了。

「的確是耽誤了，進去再說吧。」姜凌波俏皮的拍拍彌兒，對她一笑。

「不了，妳們回來我就心安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娘又有得嘮叨了。」

彌兒吐著小舌，一臉受不了的苦表情，惹得兩人莞爾。

包大嬸重男輕女，家裡所有的活兒都要靠她做，只要從外頭回來不見女兒就會破口大罵。

這會兒讓女兒送肉過來，這是又到繳租子的時間了嗎？

彌兒將姜凌波推進灶間，又替她倒了水，這才拿著針線筐子從邊邊的角門回家去。這一進屋子很簡單，三間矮房列在東側，採光不是很理想，但朝向好，乾燥溫暖，一間更為低矮的灶房綴在尾側，小院有口井，竹竿上晾著曝曬的衣物，一人多高的土牆倒是夯得結實，租金每月要八百文。

讓姜凌波比較詬病的是凹凸不平的地面，尤其一下雨，路面泥濘難行，輪椅鞋襪都會溼到底，非常的不舒服，至於南邊是兩家互通的木門，門上漆色掉落，可見很有年歲了。

最後是西南角用三面木板圍攏著留下簡陋小門的茅房。比起一下雨就寸步難行的地面，姜凌波最不習慣的就是屋外的茅廁，沒有草紙，用的還是廁籌，三更半夜，只要她起夜，不說要連累尤三娘，那廁籌更是……等她有錢，頭一件要改良的就是茅廁品質。

她說服自己，夜壺和馬桶伴著睡眠的低級品質很快就會過去。

嗚，她想念她前世的智慧型自動感應馬桶，什麼叫相思成疾，這就是。

堂屋和灶台是連在一起的，兩人的起居多在灶房裡，這會子尤三娘打水讓兩人洗了手臉，看見灶膛裡有餘火，灶上的鐵鍋還不住的冒著氤氳的熱氣，揭開鍋蓋一

看，蒸籠裡除了彌兒送來的兩塊肉——她和尤姊分了也只能各得一塊的肥肉，還有早餐吃剩的一碟蒸餅。

老實說她還真不愛吃肥肉，偏偏這裡的人缺油少腥，以肥肉為美，房東太太給的暗示還真夠明顯的。

三娘看了那碗肥肉沒吭聲，過了半晌忍不住嘟囔著，「又沒缺過她房租，怎麼就鑽在錢眼裡了呢？！」

姜凌波不予置評。

她麻利的在火灶裡又放上幾根柴火，瓦罐裡放上香蒜、板豆腐和一把秋葵，燉了一鍋蔬菜湯，起鍋後，兩人就著灶台邊吃起遲來的午飯。

這頓飯，兩人都吃得有些食不知味，尤三娘更是頻頻放下碗箸欲言又止。

姜凌波見狀咬著筷子。「尤姊，有事就直說吧。」

「那孩子真是妳的？」既然要她直說，她也就不拐彎抹角了，這種事情擱在肚子裡連飯都吃不香了。

能忍到家門才問出口，還真是苦了向來有話直說的尤三娘。

姜凌波沉默了下，舔舔唇。「實話說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理智上來說不是，直覺有七成假不了，不是說血親之間自有常人不可及的牽絆？那包子給她的感覺就是這麼回事。

果然是對前塵往事全無記憶的反應，可她也想知道，「到底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，一個母親會把自己的孩子託給別人？」

要不是有過不去的難關，身為母親的誰願意這麼做，如果她有孩子抵死也不會把孩子送出去！

要知道多少父母想要孩子而求不得，就算擁有了，要如何把那嬌弱的孩子養大都不容易，那叫善兒的孩子多可愛，粉粉嫩嫩不說，笑起來甜得人心都酥軟了。

姜凌波手一攤，來個一問三不知的表情。

別瞪她，她真的不知道啊！

世人都說爹娘好，也都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可天下不負責任的父母也多了去，是否因為不得已的苦衷把孩子託給他人？又或許那「朱紫薇」就是個不負責任的娘親，問她，她真的沒答案。

她是接收了人家的身子，可並沒有接收到人家的記憶，最後只能穩下心，過好眼前日子，萬萬沒想到，安穩日子過沒多久，人家就追債來了。

「那娃兒開口閉口叫妳娘，妳瞧他要走時那哭得淅瀝嘩啦的樣子，說不是妳的孩子，沒人能信。」

好吧，就算那孩子是「她」的，難道她就非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去認回來？

不是她冷血，那孩子看起來穿得好，吃的應該也不差，跟著她這冒名頂替的娘，她兩條不能動彈的腿，自身都難保了，拿什麼讓他過好日子？難道要他跟著自己吃苦受罪才叫愛？

「要不，我們先去把孩子領回來吧，那位郎君一準認定妳是孩子的娘，還撂下話說過時不候，我看妳抓緊時間趕緊梳洗走一趟，姊陪妳去，免得夜長夢多。」

想到天十三那嚇人的眼光，尤三娘整個人都不好了。

姜凌波撇撇嘴。他是她什麼人，還命令指使著她習慣了，幹麼非要她收拾「前人」留下來的爛攤子？她真是比竇娥還冤。

「那位郎君的底細我們不清楚，容我再想想吧。」姜凌波快吐血了，前世她全無心機，總以為她不害人，也不會有人來害她，哪知結局卻是被最親近的人害了。這種椎心刺骨的痛，一想起來便痛不欲生，這一世，無論她要做什麼之前，都會告訴自己，無論人、事、物都要多留個心眼，以免不留神就著了人家的道。

那男人若是真心想替孩子找娘，直接把小包子留下來就是了，要錢一句話，她去籌，要人情，她更可以設法去還，雖然他那模樣看起來也不像缺錢的人。

也對，他看起來就像那種位高權重、隨便拿捏人生死的那種人，那……她憑什麼對人家愛理不理？自己是仰仗了什麼？是腦袋被熱血灌了？

要知道在強權面前，她渺小得跟螞蟻沒兩樣。

叫她去領人，還逾時不候，有錢有權的人家是不是都這麼蠻不講理？事實證明，這就是血淋淋的事實。

「妳考慮的也對，不如姊去向包大嬸打聽打聽，她人面廣見識多，定能知道那位郎君是不是個騙子！」

不說包家三代是道地的京城人，彌兒的娘又是專業媒婆，這附近待字閨中的小娘子還是準備娶妻的適齡郎君，都在她的眼皮下，誇張一點說，半座京城沒有她不認識的人，要問人，找她就是了。

尤三娘開門做生意，這些年也看了不少人，那位郎君氣度非凡，把他和江湖騙子扯在一塊未免不敬，這樣的人自恃身分，不願自報家門是自然，但她和妹妹是社會最底層的小百姓，不怕賊偷，就怕賊惦記，把人家的底探清楚了，有了眉目，再來商計，小心駛得萬年船總不會有錯。

她想起妹妹剛清醒那會子，腦袋糊裡糊塗的，從她嘴裡無論如何都問不出來她的身世或出身，所以她便自作主張替她尋親，但找來找去都石沉大海，日子久了，也不抱希望，只打定主意她要真是個孤兒，就當作自己的親妹子照看，這會兒卻有人尋來，最令人傻眼的是她這妹子不止嫁過人還生了娃咧！這人生一步跨得委實有夠豪邁的。

她替妹妹高興，但是對一個完全不記得過往的女子來說，認了這親，對她來說是好，還是壞？

「那我在家等妳消息。」姜凌波口中稱是。

尤三娘不由得嘆了口氣，得了、得了，自己這牽腸掛肚的，才會該不該的都煩惱上了，瞧著妹妹那沒心沒肺的笑容，什麼都不記得了，可憐的孩子！

不得不說姜凌波的接受力極其強大，她想的沒尤三娘那麼複雜。

人家都說孩子是她的，孩子也一口一個娘的喊她，摸著良心說，那孩子著實招人疼，倘若他非要跟著她過日子，領回來就是了。

「對了，這是前些日子下來的戶帖，我一忙就忘了，妳好生收著。」尤三娘從供奉祖先牌位的香爐下抽出一張紙，攤開紙張，裡面是蓋著府衙大印的戶帖。

所謂的戶帖算是百姓的身分證明，有這東西才能落地生根，買房置產，不然就是個黑戶。

為了這張戶帖，尤三娘還真把衙門當灶房跑了，不只使了錢，還央了人，才把事情辦妥。

「尤姊……」姜凌波一口氣衝上喉嚨，不知怎麼眼眶就溼了。

救命的恩情，照顧的恩情，那脈脈溫情這般可貴。

當妳嚥過死亡最害怕的感覺之後，這世上便沒有什麼事能讓妳害怕，但是溫情會讓人害怕，害怕不知如何回報，害怕不知如何對她好。

「我向衙門的衙差說妳是我遠房來投親的表妹，往後妳就跟著我住，其他就別說了。」尤三娘俏皮的眨眨眼，拿了家中僅有的半斤騎火茶葉和房租錢，穿過南邊小門去了彌兒家。

凌波將那紙頭對折又對折，放進自己的荷包裡，再把碗盤仔細收拾了，她曾經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大小姐，別說煮飯要不要放水這等高深的學問，也以為豬就超市裡一條一條的長相，這一穿越過來，所有的認知完全顛覆她以前的認知，幸好瑣碎的家事經過一番摸索，並沒有她想像中的難。

回到房裡，她這樣的身子是無法睡席的，用雙掌撐起自己的身子，有些笨拙的把自己一寸寸移到胡床上，然後重重的喘了口氣。

不管她多努力的打拳運動，這身體還是比不上平常人那般俐落，就連簡單的上下起身都吃力，但她還是不斷鼓勵自己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她只要持之以恆，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

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闔上眼。

吃過飯後姜凌波通常會午睡一會兒，這是她從上輩子帶來的習慣，下午精神會好上許多。

只是今日她翻來覆去的睡不著，好不容易睏神來了，卻聽見尤三娘在外面喊了聲，「妹子，妳可在？」

「我醒著呢。」

尤三娘掀了簾子，神色匆匆的跨進來。

這屋子隔音不佳，只要聲響大上一點，真的是隔牆有耳就能聽得仔細，想要什麼隱私，真的沒有。

不過這會兒不是糾結這個的時候——

「妹子，妳知道阿姊問到了什麼？！那郎君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璽王，當今皇上陛下唯一胞弟，太后最疼愛的小兒子。」

原來如此。「我知道了。」

尤三娘只見姜凌波臉上掠過一抹了然之後便沒有了下文。

「所以？」

「咱們明天一早去接孩子吧。」她們這樣的人真遇到事，只能退讓，只能妥協，就是任人魚肉的命。

加上天皇朝是有宵禁的，太陽下山後，所有城門和坊門一起關閉，一入夜就有侍衛在三十八條主要街道巡邏，禁止平民百姓走動，但是各處坊門一關，坊裡內部倒不是那麼嚴格。

那些達官貴人們在府上通宵達旦、飲宴作樂；住客棧的客人在同坊酒樓食肆裡喝點小酒，跟侍酒的胡姬調調情也是被允許的。

此時雖然離天黑還有段時間，但是她們人小勢微，出了坊門再趕到貴人住的地方，無論怎麼趕都來不及在時間內回來，要犯了夜禁，巡邏侍衛可是沒得商量，先抽一頓再說。

怕了吧？

遭皮肉痛，誰不怕！

反正也就一晚，那郎君雖說過時不候，並沒說不讓人睡覺！

不過想想這朱紫薇也夠有本事的，竟然能讓堂堂一個王爺替她當保母看孩子，本事不小啊。

Crescent